

真文丛录

卷五十七  
至六十

滇文叢錄卷五十七

雲南叢書集部之八十八

書牘類四

答戴雲帆

池生春

別五月矣方欲奉書左右忽翁齋遞到來函讀之再四釋然暢然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芷灣先生書眷眷於吾二人閱月遂聞先生下世師門之感吾二人尙何言哉弟有輓聯云江水雲山哲人遠矣文章政事學者宗之聞信以來大傷懷念又感燥金風木之氣抱病者月餘今無恙矣教學相長不言可知索居一方與琴書爲友閒中今古此其時也惟北方氣候寒暖無常珍重珍重來諭云舉二十年前罣礙種種一切空之善哉言乎然書中頗介介於亨屯之運而有遁佛以求出之說生春則不以爲然大凡豐於才者遇之所不得而嗇也厚於德者時之所不得而蹇也其蹇其蹇人爲我戚戚我何有焉風之落花也有茵席上者有溷廁中者茵席溷廁雖殊花則一也士君子惟求其所以不朽者而已豈與流俗人較亨蹇哉人遇而亨我遇而蹇計較之心即乖戾之氣戾以召戾而蹇者不得通矣或怨天或尤人計較之所生也如夢幻如泡影亦計較之所生也吾儒視死生利害乃尋常之事自然之理釋氏

不知遂厭苦求免然而不能免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生強欲齊之豈能齊哉物莫不以身心爲緣釋氏見其然欲并身心而解脫之求如槁木死灰則不勝強制之苦蓋身心之不能如槁木死灰亦猶槁木死灰之不能知覺運動也不順其理而逆其天是乃乾坤之賊子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人能知命則聽其自然盡其當然富貴貧賤處之一矣今以境之困而心亦與之俱困豪傑顧如是乎欲求心之不困而遂遁於異端是乃所以困也願將西銘一篇日誦千遍靜存動察須臾不離於所用力之久舉念皆有中和位育氣象即境之困我者更有甚於今日焉視之皆樂境也生春愚陋自十八歲時見尹退谷先生得讀是書十餘年來自覺有得於此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區區今日之願也毋遁於佛也雖然責人則明恕己則昏生春所不及者多矣願不鄙而教之曷勝幸甚

答彭蘭曉

池生春

鍵戶讀書屏絕外事鄉人促之歸不歸戚友招之去不去智出柏馬之上勝楊之罟一輩人遠矣此行得一士爲宜山縣學廩生璩宣仁投我詠史詩百篇史事爛熟才氣縱橫不似三家邨人說話當與君旗鼓中原矣千萬人中祇得一二士非天地之

生才有所慙也誘之以科名束之以八股又無聞見以資之師友以導之則漸滅矣  
於庸庸瑣瑣中能崛起卓立不桡於俗如君輩者當不徒生足下勉乎哉各棚諸生  
詩古文辭亦復不少皆覆瓿物也不能化身千億人人而教之時時而牖之使者之  
憾無窮矣署齋清冷起居飲食有不適者願以實告已屬泗躬先生加意視之殘盃  
冷炙到處酸辛僕所身受之苦故不禁言之切而慮之深也劉生蓮丞幼而好學亦  
復可愛足下出其餘以示之彼已獲益多矣目疾至慶遠始愈柳州試事僅而能支  
餘無恙二月二日左江舟中蓬窗偶暇裁勒數行以報

事林上蔣方伯論求錄遺書

董灼文

竊聞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者何禮義廉恥是也是故論治者必以興教  
化美風俗爲先務凡以爲此而已矣然生竊以爲此非可遽求之於愚民也士者四  
民之首故言禮義廉恥之事者必以士人倡之故養士者不可不察也夫所謂士者  
誦先王之法言服先王之法服處則爲鄉里之表率出則爲州縣之令長豈徒事帖  
括工揣摩而已哉而一旦臨利害之間處得失之際則遂變怪雜出而不可端倪是  
其所養者非也故欲知士之賢奸必先觀其始進之正否其人而賢與則其始進之

正可知也其人而不肖與則其始進之不正亦可知也方今大比之秋錄遺彙送赴試者雲集挾策者蜂擁即此連茹彙征之日實則蒼生托命之始而或文理刺謬致遭屏黜宜即速駕盡歸閉戶潛思以圖後進而乃投刺轅門屈膝與隸蠅營狗苟毫無愧畏自昔迄今相沿不改雖功不可以必成名不可以倖邀而禮義廉恥之風已蕩然矣嗟乎如此人者又可授以民社之司升之廟廊之上耶且生慮夫士人無廉恥而天下遂無風俗也夫民者狎與士處彼習見士之所行如此則凡寡廉鮮恥之事將何憚而不爲然此非特士人之罪亦職司進退者喜於貢媚而樂於市恩耳伏惟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其於化民成俗之道亦既言之詳矣而此風弗翦倖進日聞則是趙良弗寒心於衛鞅相如得藉資於狗監也豈不謬哉竊觀周禮有不率教者屏之遠方之文今各憲大人業已屢示禁飭而伊等猶冥頑不悟端行無忌斯亦不率教之極者矣竊以爲宜屏之斥之使請託之路不行而廉恥之風漸長此豈非興教化美風俗之一助與謹上

欽州寧州知州第一書

董灼文

昔者雋不疑謂暴勝之曰大凡爲吏太剛則殘太柔則廢由此觀之殘固不可而廢

亦惡足以爲治哉眉山蘇洵曰治天下者貴審所尙若審今之勢以易今之俗則莫若尙威而已矣何者語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可以勝殘去殺夫君子之馭羣黎未有不好言寬大者也顧獨以爲今無善人百年之效而遽欲有勝殘去殺之功則人必多犯法人多犯法則必有嚴刑以繼其後而遂至於多殺人既至於多殺人則雖欲諱其從前寬大之恩而亦不可得矣計莫若謹之於始而先斷以嚴使人凜然有不敢犯法之心而後刑措之治可幾而理也且夫州縣之法秉於天子者也州縣之治嚴於下則天子之法尊於上非特此也如使奸猾得志則良善蒙辜又況承平既久上多因循之政下多僥倖之民而欲以優柔平中之化施之桀驁不逞之族則雖聖人復起其亦不足恃以爲安矣故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此言馭士之法可通於治民者也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此言用刑貴審其輕重也今以吾州之勢揆之爲治乎爲亂乎自頃歲以子殺父而不問弟弑兄而不知及一切傷人性命者無論故殺悞殺悉皆聽其處和至萬不可和然後申之梟憲而又慮其翻供也則且明示以可生之路而鞭笞不以及其身纖毫不以介其慮响响然若慈母之遇驕子恣其所欲爲而莫之或禁於是囹圄皆福田而

魑魅盡赤子而爲民上者方且偃然自負曰吾以救生者也然獨不思被殺者之慘而爲之一雪其冤乎且又何以禁暴止亂乎歐陽子曰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夫小人者刑戮之所必及也而擅殺人又小人之尤者也今縱牽於一切之論不盡置之以死亦當摧抑之困苦之使出於九死一生之塗以陰折其不肖之心而潛生悔悟之萌使旁觀者知殺人之重如此而不敢以輕犯斯亦足以明吾志之所存而不愧爲民父母之意矣今乃不然及其刑政縱弛人輕犯法至一年之中殺傷人命者不可勝數則又以爲刁悍難治於斯時也計惟有徘徊觀望展轉依違以幾幸其人之不我督耳迄乎案牘勞形誹謗盈耳則決然去之以爲快於乎是殆謂天下有不可治之民耶夫天下誠有不可治之民則今日車馬過處何以坐者起趨騎者盡下乍聆溫言則媚如家狗忽逢怒色則栗比凍蠅何其視官府若此之尊而自視若此之賤乎今人之遇其父兄猶或坐而不起至如接見官府則雖佐雜冗賤鮮有不畏而趨者何則其威足恃也若有威而不知所用乃真不足以爲治矣蓋觀於吾州之事而知其淪胥敗壞日積月累不可收拾者由於眚生者太重死者太輕愛藝而威不勝也然則前事之失亦斷可見矣閣下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哉頃者聞

下視事河西廉察英毅之聲聞於隣屬及其蒞茲土也元號無告之民翹首跂足若  
枯旱之望霖雨思有以大慰其意而生也聞諸道路皆言閣下容容自守其所施爲  
亦未有大過人者或曰今之爲吏大抵多攝閣下之於寧州亦攝也攝之爲義取具  
官而已閣下謙讓未遑故欲以俟能者而理之耳是大不然夫君子居其位則思守  
其官不能則辭未聞以攝而廢其事者也昔張敞五日京兆猶思論殺絜舜而當時  
後世曾無有議其非者彼誠無所怠於事也今縱令即攝亦遠且數歲近即期月其  
他庶事或未能遽舉至於抑強扶弱栽培傾覆則一用威而已足矣可曰非我責也  
而不急加之意乎或者又曰閣下小其官夷其人而以爲不足治也是又不然昔者  
子路治蒲仲尼稱其三善言偃宰武城弦歌之聲不絕於耳今以專州之任而無一  
邑之績此生所謂惑矣且諺曰不知爲吏眎已成事生請爲閣下陳之昔者乾隆三  
十年間刺史張公論殺行劫者八人而寧州大治又四十年間刺史劉公杖殺不孝  
者一人揚其灰而棄之以昭示閭里而寧州亦治及嘉慶初年徐公爲政實能以寬  
治民時有拉殺其父者公曰是人年老死將至矣此亦會逢其適未可以是非也於  
是人咸知父之可殺兄之可弑而一時之事遂紛然起矣蓋威克則治法撓則亂往

事然矣信乎吾州之民非真不可以法飭也非真無所憚於其官也閣下何難以一怒之威稍易頽靡之習哉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故習俗彫敝之後必待賢能者起而振刷之閣下非所謂賢能者乎孔子曰可以言而不與之言失人閣下非可以言者乎是以不勝區區之愚思竭其樸忠以備詩人荇菲之義惟執事擇焉于濱尊嚴無任慚惶之至

上甯州知州第二書

董灼文

蓋聞爲治之道在因乎其時而已時者聖人之所不能易也當創夷未平民困未蘇之時而深刻以馭下峻法以督奸是謂操之已蹙而其道易於長亂暴秦之法是已當承平既久姦僞叢生之時而法禁不修刑政縱弛是謂持之太緩而其弊易於容奸漢元成之間是已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如使孔子生堯舜之時將不臯四兇乎此爲夫純任政刑者言之也若明德以慎罰將不得爲善治乎哉且夫無聖人之實而矯語德化當速革之秋而每事因循則庸君之怠緩有甚於暴主之淫威也竊以爲天下有之國亦宜然大固有之小亦宜然吾州不逞之徒若楊尙義劉宗選方元吉等皆巨奸大猾或聚黨千餘人

橫行閭里豈但弱肉強食其意欲爲黃巢宋江所爲而當時亦未有以處也或且授以約保之事置之心膂之任幸而天奪其魄遂令此等骨骸形銷化爲異物若使至今尚在而一旦事起衙署之間變生肘腋之內吾不知涖斯土者將何以任之此則養癰之患可爲痛哭而流涕者也今又有甚於此者自吏目傅公之來而元惡大憝已聚於廳衙矣自刺史劉公之來而狐鼠跳梁之輩又聚於州府矣夫一州三吏皆爲此輩所主深原其意以爲置之左右彼將不敢爲非而不知置之左右彼乃所以愈肆其毒也其餘散處民間蜂屯蟻雜者往往多至不可勝數愚竊以爲此輩皆冠虎而翼心辣手敏當之者破值之者亡其平日又皆能出妻獻子交結左右希合取容散布腹心連爲一體以故遭其荼毒者雖欲赴訴而無可如何自非廉察英毅之主其孰肯從而辯之嗟乎當此之時亦政刑修廢之一大關頭也長民者苟不欲治之治之此其時矣書曰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緒弗其絕殆謂是與伏維閣下仁心以爲主直內而方外向者河西之人亦旣化而從矣而吾州之民尙未能一睹其丰裁者豈謂未發其端故治之無蹟與而今之威逼人性命折傷人足者已相率而赴訴於其前矣故愚誠以爲急今之務者莫若慎修其罰而重行之所謂慎修其罰而

重行之何也亦曰罰之不愼則懼及於善人施之不重則無以驟遏其流而已矣且夫天下之不能無頑兇猶天下之不能無猛鷙也頑兇雖多而不足以傷化理之原者以有刑禁爲之具也猛鷙雖繁而不足以害生成之理者以有弓矢爲之制也今植稂莠於嘉禾之內縱豹虎於園囿之間欲其相生相養於聖人之世也抑又難矣且閣下之所以爲是寬緩不急之務者將謂急之則亂緩之則治耶是不然矣原此輩之所以安忍而自肆者恃官府之貪庸與厮隸之慘刻故相倚而爲非耳若一旦渙發雷霆威加以不測之罪則彼既奪其所恃將退避之不暇而尙何惡之能爲是故大明一出而羣陰自伏也當今天子聖明國家無事此輩虫臂鼠肝能肆惡於無入之境而不能自逃於法網之外若使邊隅有警風塵稍動則此羊狼貪之族又有非尋常意料之所能及者凡今之人明於慮患而闇於防奸自非如生之至愚孰肯料其頭而編其鬚哉所以區區爲閣下一言者誠以生長是邦休戚與共故也書曰時哉弗可失傳曰需事之賊也閣下其可不加之意耶

上相國敦甫太老夫子書

寶時

前侍家君旅次奉謁猥蒙彌日辱賜誨言且得悉大君子出處之深心既感且服昨

家兄歸又接前所賜書獎飾過當豈昔人所謂誘之使至於道耶惶悚惶悚來教以分部學習愈於入詞林昨歲在都聞顧南雅師云國初選翰林不用朝考乃成進士後同鄉公舉善屬詞章者居之桂林陳相國即被舉而以欲學吏事辭就部職者大賢所見毋乃大都相合耶至教塋以讀史讀律志期乎聖賢豪傑學貫乎天地民物以尊師取友博古通今爲務而將以應國家棟樑舟楫之選塋之愚昧何足語此顧念當代大賢旣以爲孺子可教而厚望深許之雖不敏敢不以今日所私志而未敢必者布陳左右倘辱而教之不勝幸甚竊謂學有體用有次序即來教所云存心制行又爲學問事功之本也三代之士由小學以入大學至筮仕之年則修身以上之事固已講明而切究之矣故云學而後仕未聞以仕學者也後世以文章取士士之幼而學者皆制科之具耳一旦入官其下者遂以爲道在是而猖狂自恣以誤其終身其稍自振拔者欲留心於匡濟之學而前日所爲皆已無用夫前所讀者未必非四子書五經也然但知其可爲文章耳不知其以之存心制行而孰者爲體孰者爲用孰者宜先孰者宜後也譬諸負販之子取諸此以鬻諸彼但利其貨之足以取息耳或未必知其何用而能自用之也塋前之病亦坐此今亦安敢妄言學乎夫仕而

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今學既不優而仕矣仕固未常優也而又不學然則其仕乎是不學無術之仕也其學乎是將曠職而尸位也其待仕優而後學乎然則不學而仕尙能優乎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學有體有用有先有後爲今日不得已之計而欲仕學並務亦豈可舍體而求諸用舍先而求諸後哉亦惟務體曰敬曰靜曰恒何謂用曰當官盡職往來酬酢之事是也何謂先曰讀律其次讀道德性命之書其次讀史何謂後曰即來教所云凡古來名臣循吏經師良將列傳以及天文地理河防邊務農田水利學校人材皆宜講習而取其精是也所以必如此者何也朱子嘗言今人旣失小學惟敬字可以補之自古作聖之基未有不主於敬者也蘇長公言神以靜舍心以靜充志以靜定慮以靜明有合乎濂溪主靜立極之說孔子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若是乎其重有恒也蓋存心養性勿忘勿助之功未有無恆而能成者埒嘗篆敬靜恒三字佩之深愧其尙無一得也然此三言者埒所自得又未知其足以該爲學之體否也夫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而身之所主者惟心無論盡心知性以知天也日用之間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後所謂當官盡職往來酬酢以及讀書講學之事乃有精神以濟之不然而聲色貨利擾其外是非邪正情慾亂其中且又勿論其

於事多顛倒錯謬也欲其日奔走於長安市上車馬之勞且不能耐安望退而讀書講學哉塿竊嘗謂學聖賢豪傑須從養病學起蓋人之身少病必其心不病也心之不病嗜欲少而虛明故也夫然後精力充滿血氣和平而後由體及用由先及後之學乃可從容以講也其必先讀律者何也今日當官之急務也不知律則不可一日爲官矣故道德性命之書不得已而爲其次也而史者所以爲律之證也故又次焉至於其所後者非謂其可後也隨其聰明才力之所及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不敢凌躐涉覽以曠其職守也此仕學並務不得已之計也請試再以京官論之塿到吏部四月矣吏部之事莫煩於功選二司而功司考覈功過視選司尤要合天下分爲四甲以四甲之事分任之一司之員每甲滿漢五六人同辦多者十人一甲所屬數省數省之官統計不下數千某省某官今日有功某司員看稿紀之明日有過又一司員看稿紀之前之錄其功者不知其有過否也後之書其過者不知其有功否也是未嘗無卷冊可稽也而或看稿之員怠焉而不稽或稽之於此而不知尙遺於彼且稽之於冊而不稽其卷知其功過矣又未盡悉其功過之實情故吏得因緣爲奸者由司員之不能周知也塿嘗謂外官督撫藩司所治不過一省官不過數百其功過

紀於一人之手矣煩稽冊卷而後知哉故弊無所容也則功司之考覈功過何不以一司員專管一省或滿漢各一員亦可司員非不足用也專司一省之事則一如外省之督撫藩司周知一省之官其功過何自而能混淆哉且如戶部刑部一省之事專於一司故清而易理也嘗以此商之於同司前輩云彼前亦以此條陳堂官堂官爲紛更不許埤初涉仕途少所閱歷亦未知其何以不可行也此其紛擾難稽之一也其餘弊端大都類此夫潦淨潭清游魚可數怪族何自居焉惟重淵百尺濁流千里則龍蛇魚鼈之怪得以混行而無所避故例案雜叢混淆吏胥之利也昔人見歐陽公多談吏事請曰學者之見告先生欲聞道德文章今多教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貶官夷陵取陳年公牘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編小尙如此天下可知也當時仰天誓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古之儒者其居官敬事如此誠鑒於事之紛擾難理恐稍不留意而將有曠職尸位之譏也埤在都時友人謂初到部者不必日日到衙門藉可偷閒讀書埤不知此何說也夫所謂學習者習吏事乎習讀書乎夫上之取下也曰此讀書之人也而命之官下之待上也俟命我以官也而後讀書吾不知讀書至何日而後習吏事乎且此讀書之日

固依然食俸而備員矣能無覲然乎埽所以每念及此懼而有所不敢也惟有務其體以期致於用急圖其先以勉盡其後仕不敢曠職尸位學以求博古通今周子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或庶幾萬一不及而不失於令名焉尙非埽之愚昧所敢望也故曰今之所私志而不敢必者此也年少末學本不長於文辱承厚望故吐其胸次所蘊以待教誨太夫子於去國之日殷殷以接引後進爲念此非私愛其年家子也是爲國求才之意古名臣良相之用心也但恐駑馬散材終誤伯樂匠師之賞鑒耳不勝惶悚感激之至

上曾滌生節相書

寶埽

滌翁中堂閣下大功成矣意中事也而可喜也顧所以善其後者於國於民何如於家於身何如知必壽之已熟圖之已預矣竊嘗妄意閣下所以爲國爲民者欲以勤儉二字挽回風俗所以爲家爲身者欲以退讓二字保全晚節此誠憂盛危明之定識持盈保泰之定力也芻蕘之見以爲大綱既得而細目亦不可疎獨斷乃成而衆思尤所宜集區區欲獻者此耳他無足言埽於五月十九至汴六月初三至禹州泰水拜登大衍者二

滌生汪浦各寄贈丹溪太夫人各五十金由勞轉交自注

可以每食有肉南向額手俯而涕零埽爲經紀

其家政約八月初始能由汴起程則重陽前後抵都也知蒙垂念並附以聞肅泐恭賀鴻禧即請勛安寧頓首上

七月十九

與曾沅浦中丞書

寶璋

沅浦中丞閣下埽於七月初在汴始得見克復金陵外城之抄汴人不知尙疑有內城之於何日克復也埽竊笑之然又恨不得從鍾臯下躍馬隨大帥上二十丈破城入天王府觀奇技淫巧所以爲賊而取滅亡者筆之爲後世戒又觀城門大啓爲鵝爲鸛隊而嚙入磨牙吮血噬彼虺蛇又觀寒而衣之饑而食之滿城婦子盈門笑語凡此雖不得觀而二千里外如親見之也顧所以善其後者於上中堂書中言之矣竊嘗妄議古人謂王濬所能者千尋鐵鎖一片降旗風利不泊直抵石頭其所不能者角巾私第不言平吳諸將之功我何有焉此則聖賢之力更有大於豪傑者閣下前旣言之矣今豈不能行之乎埽倘得歸來訪閣下於星沙嶽麓間開昌黎之雲而了向平之願綠野堂中挑燈夜話其樂當不減於安德門大營也閣下以爲何如

與戴鐫帆書

戴淳

鐫帆大弟足下長至前四日讀惠書及詩八千里外不異面談至劉景升兒子亦加